

吳佩孚的晚年

張明凱

吳佩孚將軍雖在軍界享大名，實則出身文人，僅受軍事測量訓練，自其少壯，投身軍旅，日俄戰後，曾銜命問道出關，辦理謀報，多歷艱危，故國家觀念頗重。其後追隨曹錕，治軍南北，直皖戰爭之後，撤兵衡陽，回師北指，時所標揭者爲反對段祺瑞親日政策，以是甚得國民之同情，直皖戰爭，直系勝利，皖系戰敗，直系主政中央，曹吳并稱，叱咤風雲，不可一世，嗣以曹錕賄選失敗，吳佩孚聲光亦爲之黯淡。民國十三年二次直奉戰爭，馮玉祥回師倒曹，吳佩孚全軍覆沒於山海關，輾轉行役，馳驅川陝，迫臨時執政府成立，復歸北方，值國民軍馮玉祥與奉軍交惡，直奉又復合作，吳佩孚與張作霖並駕齊驅，但吳佩孚之銳氣英聲，已遠非他在保定洛陽練兵時期可比，國民革命軍北伐，吳佩孚曾督師湘鄂，抗拒軍命，乃汀泗橋之戰，一蹶不振，自後遂與軍政絕緣，祇以生平治軍主政，愛護士卒，廉潔自持，故雖失敗下野而人格皎然，歷久益增其清望，後雖伏處北平，究未忘情國事，蓋其剛勁之性，自負之心，初不能盡祛其政治之野心，惟以向來治學駁雜而不純，好談迷信，對於現代政治，少

所認識，思想落伍，言論主張，與實際情況相去甚遠，不足語於學者通人或政治領袖之列，然跡其在北平之堅貞苦節，不受日人利用，則又值得欽敬紀念。

日本軍閥分化中國，久已垂爲國策，國民革命軍統一南北之後，實際力量，迄未深入北方，日本軍閥乃積極侵略中國，蠶食鯨吞，無所不用其極。日寇攫佔華北陰謀，其所欲資爲利用，俾作虎倀者，首爲合肥段芝泉，段氏洞燭機先，特於日閥在華北大舉製造傀儡之前，飄然遠去，避地上海，日閥失望之餘，轉而注目吳佩孚，雖然吳氏向以反日著稱，日寇亦思加以利用。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以後，北方局勢大變，滬戰繼作，國難益深，日閥不特欲借重吳氏，傀儡華北五省，且欲利用其聲望，招納北方軍人，嗣後更以和平運動爲名，誘脅吳氏，代日寇作號召，至於偽造宣言，騙發通電，糾纏鼓勵，詭詐百出，吳氏身陷危地，舊部複雜，或假借招搖而不便揭破，或勾串造謠而不勝辨解，疑是疑非，波譎雲詭，吳氏此際則一以似瘋似顛的態度，或假或真的口吻，對付日人，頑強拒避，一方面則時時與中央

當局間接直接通達情報，自誓決不失節，二十七年冬風聲正急時，吳之舊交劉泗英君，曾應孔祥熙之囑，由渝赴天津，轉往北平，設法訪晤吳氏，經吳派人接赴平寓，潛住一週，密談屢夜，歸渝復命，則爲「應付裕如，勿勞遠念」數語，可以見其肆應之工，自全之巧，蓋彼既以犧牲精神，對日人嬉笑怒罵而懾服之，殊亦不自知其可危，聞其平日語及蔣委員長輒不勝其欽仰尊崇之情，當時香港有人得彼消息，謂有見之者，猶深以領袖之過於勞瘁爲念，而殷殷以蔣先生健康爲詢。吳氏雖非出身行伍之人，究其學養，初非甚高，祇以讀書習道，尙知大義，出處進退，有所不爲。

吳佩孚於二十八年十二月四日晚間病逝北平，病中拒不赴日本醫院就醫，拒迎日醫診視，王克敏在平之不敢胡爲，實因懼怕吳氏，日本駐平司令對吳佩孚之凜然正氣，亦無可奈何。吳氏嘗向友人說：「我不能禁止人威脅利誘我，但我決不受人威脅利誘，你們不用爲我擔心」。二十七年謠言甚盛時，吳氏曾對其家人說：「以前所說如此，現在如此，將來也如此。」

赴平時，曾相與暢敘於外交大樓。自吳佩孚被革命軍擊敗後，率部衆二千餘人入川，生活困苦，其後步行赴平，繞到長城之外，其夫人亦騎駱駝隨行，至包頭悉日軍進兵東北，當兼程東下，時左右多加勸阻，謂入北平無殊入虎穴，吳氏拍案大叫說：「如此才不致受人包圍也」，車抵北平外一站，張學良親往迎迓，吳氏劈頭即責問日軍侵略東北，爲何不加抵抗？從此遂不見張氏。

吳氏早年曾在黃州購得呂洞賓文集，讀後信奉道教，其後得友人送一金剛經，於是改信佛教，回平後江朝宗請吳就任慈善社會長，社內分設靈壇及文壇，一月數聚，相與唱和不輟，後因外間盛傳：「江朝宗出任北平僞市長，亦即吳佩孚出馬先聲」，時江朝宗與吳佩孚多日未晤，一日

江朝宗至，吳佩孚即舉以質詢，並大罵江朝宗：「你年紀比我長，乃出任僞職，眞白髮蒼蒼一老而不死」，遂與朝宗決絕。

吳佩孚日常生活，不過誦經吟詩寫字而已，曾謂：「生計不成問題，家中尚有幾畝田，中央又補助三千元，這個年頭過得去已是福氣了。」吳氏死後，楊雲史曾晚以聯曰：

「本色是書生，未見太平難瞑目；大名垂宇宙，長留正氣在人間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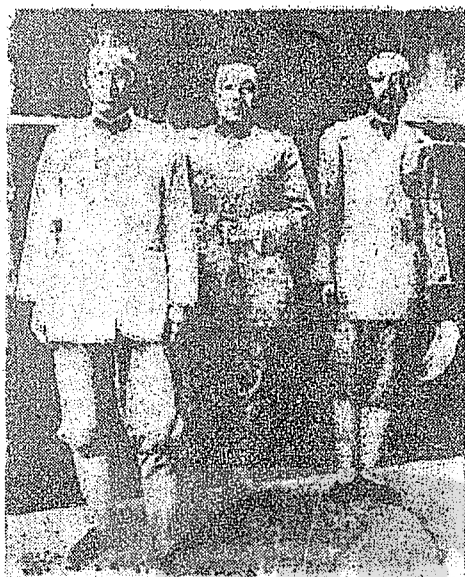
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六日北平四路透社電：「吳佩孚將軍因患血毒症，四日下午四時至五時許赴醫院施行緊急手術無效，隨即逝世」。重慶五日美聯社電：「此間政界方面，一般認爲吳佩孚將軍之死，情形可疑，彼等指出吳氏拒絕日本之拉攏，不肯出任僞組織首領，自必遭日人之忌，故日本醫生爲彼施行手術，實不無令人置疑，若干政府官員認爲吳氏生前精忠愛國，政府應予隆重飾終，以示軫念貞忠之意」。

重慶五日中央社電：「北平外訊，關於吳佩孚病故事，五日某外籍記者詢問日本發言人，吳氏生前最近是否曾拒絕擔任『臨時政府』之軍事長官，日發言人答稱，並無其事，但據本地消息，『臨時政府』當局，曾屢次要求吳氏出任軍職，但吳氏堅決表示：在日本未由中國境內撤退以前，決不出任任何職務，日方亦曾懇切要求吳氏與『新政府合作』，但亦被吳氏嚴詞拒絕云」。又重慶

五日中央社電：「吳佩孚突然逝世，噩耗傳

來，莫不驚悼，據平津消息稱，數日前並未聞吳患病，但知近來吳受日方壓迫益甚，特務機關使者往來吳宅尤繁，聞吳態度甚堅決，凡來誘惑者，必以全部撤兵爲先決條件相答，吳亦自知不能倖免，早有決心，故處之泰然，吳絕命時間似在四日下午四時三刻左右，在吳絕命前，日籍醫生出入頻繁，吳死後，吳宅周圍俱有日憲兵站崗監視，出入者必須經過嚴格檢查云」。

吳佩孚在平逝世後，中央以其數年來身處危城之中，皎然不變，嚴拒脅誘，晚節堅貞，茲還歸道山，深致悼惜，除電吳氏家屬慰唁外，並經國防最高委員會決定追贈一級上將，由國民政府明令褒揚，從優議卹，並發給治喪費一萬元，以示隆重，謹將執政黨中央唁電錄誌如後，以爲本文之殿。「北平吳子玉先生家屬禮鑒，頃悉子至先生於四日逝世，曷勝震悼，先生強毅貞忠，晚節彌高，旅居北平，屢以正詞嚴斥日僞，凜然大義，薄海具瞻，方期大難收平，共圖建設，胡不憊遣，遽先朝露，緬維駿烈，敬仰遙深，令典飾終，國有殊禮，特此電唁，尙希節哀，以當大事，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。」



吳佩孚（中）榆關喪師後奔回天津與其參謀人員在車站留影。

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購買
合訂本請將書款交存附近郵局劃撥
一四〇四四帳戶，或寄郵票交台北
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或撥電話
七七一二四八〇，即可收到書刊。